

出世與入世

黃之筠 中六愛

梅花「凌寒獨自開」在寒冬盡情綻放着自己的美麗，這是一種百折不撓，積極入世的境界；然而它「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」，這又是何等瀟灑超然，超脫於世的境界。古往今來，人們對出世與入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爭論不休，認為兩者難以共存。其實不然，出世與入世往往是相輔相成的，只有將兩者融為一體，才能保持人格的完整，昇華自身人生價值。

入世，顧名思義，即是將自己投諸世間，將世間情理，得失，利害作為自己行事待人的準則。從具體上看，人活着要謀生，要做事，不論是為自己，還是為社會。想起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深受儒家思想影響，深懷愛國愛民的思想。他關心天下人民；有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遠大抱負，所以他積極入世，盡心為國家推行政治改革，希望能為天下人民謀福祉。但是，如果一個人入世太深，久而久之，則會將實際利益看得過重，太注重現實，難以超脫出來冷靜全面地看問題，也就難有什麼大的作為，最終迷失自我，身心交瘁。如此看來，只是以入世的態度生活，將難以達到人生更高的境界。這時就需要有出世的精神。

出世，即是人脫離世俗，擺脫世事的束縛，主張順應自然，保持逍遙自在的處世態度。陶淵明因為「不為五斗米折腰」，選擇了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閑適生活。兩耳不聞世間事，尋得桃花源，隱而不出。哪怕只是偷得浮生半世閑，也實在是令人嚮往。閑逸之人，才會眼界開闊，胸中有山水，才有了一個飛翔的靈魂，才會看淡世間得失物慾，這是入世之人難以感悟到的，這也是出世的意義所在。但也有人認為，陶淵明棄官歸隱，是在逃避這個世界。圖得過圈子，逃不過人生。確實，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，國際關係複雜，地方與地方，人與人之間的利害唇齒相連，誰又能輕易獨善其身呢？所以，若只停留在出世這一層面上，那就確定有點「消極」的味道了。

如此，只講「出世」或「入世」，則對人生的體悟還說不上全面深刻。有了「入世」對於「出世」的加入和融會，就把人的高低境界區分了出來。朱光潛有言：「人要有出世的精神，才可以做入世的事業。」做人做事，不讓心境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，所謂身做入世事，心在塵緣外。唐朝李沁便為世人演繹了一段出世心境入世行的處世佳話。他在社稷有難時，義不容辭，視為理所當然；國難平定後，全身而退，沒有絲毫留戀。如儒家所說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」「行」則建功立業，「藏」則修身養性，出世入世都充實而平靜。李沁所處的年代，朝廷內外傾軋混亂，若要明哲保身，必須避免捲入爭權奪利的鬥爭中。心繫社稷，遠離權力，無視名利，謙退處世，順其自然，是我們現代人值得借鑒的做人智慧。

蘇軾則踏上仕途，本就懷着入世的精神，一方面忠君愛國，學優而仕，謹守儒家思想；但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佛家思想所影響，追求心靈的解脫。所以在他變幻無常的人生歷程和風浪險惡的政治生涯中，尋求身心的清靜與安寧。把出世與入世融為一體，進退有據，在充滿不平和煩惱的現實生活中保持一份超脫情懷。

所以，不論是蘇軾還是李沁，他們在功成名就後，都捨棄了榮華富貴，縱情山水。入世時也有出世的心，從出世的精神入世，故能名留青史。因為有入世的豐功偉績，才能有出世的隨心所欲。一個人想要到達人生更高的境界，實現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」就必須要有出世的精神，剝離自身的利益關切，以出世的眼光打量世界，才能取得豐凡的成就。

出世渡己，入世渡人。「出世」並不是要我們離開世間，而是一樣在世間過着與常人一樣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只是能保持內心的道德情操，堅守底線，再推及社會，助渡他人，在思想，境界上更超越。出世與入世並不完全對立，兩者兼而得之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，此即人生價值所在。